

群居不倚，独立不惧

□ 马未都

很多人是不愿意信命数的，以为会一眼望到尽头。其实，命数这件事，更多的是从尽头看往来处。

人生的缺憾，我也有。有人说我特幸福，年轻时买的东西，现在值那么多钱。买到的东西值多少钱，其实跟我没多大关系；倒是那些没买到的，跟我有直接关系。

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我去上海。上海当时有一种商店叫“友谊商店”，主要赚外国人的钱，但是中国人也能买。我在那儿看到一个碗，很漂亮。当时，商店也认为这个碗是民国时期的仿制品，所以可以卖。碗底贴着一张口取纸，写着编号“55-1964”，大概是1964年进的库。标价多少呢？人民币外汇3万元。那时候提倡争当“万元户”，1万元都少见，何况3万元，还是人民币外汇。

虽然我拿不出3万块钱，但架不住喜欢啊。每回到上海，就先奔友谊商店那个柜台，把这碗要出来，翻来覆去地看，看完再还给店员。魂牵梦绕了半年，终于，这碗被别人买走了。那是1988年，我又去上

海友谊商店，一看那碗没了，心就凉了，感觉像是漂亮的“校花”被“校草”牵走了。

第二年，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，这个碗——乾隆时期的珐琅彩黄地开光胭脂红山水纹碗——拍了792万元，是被一个日本人买走的。从3万元到792万元，短短半年时间。看到这个消息，我何止心凉，连脚心都凉了。早知道是这个结局，当初借钱也得把它买下来啊。

又隔了9年，到了1997年，这个碗重新上拍。那时候日本经济下滑，那个日本人也许是想把碗拿出来变现。拍了多少钱呢？2147万元。几乎是它买价的3倍。

今天如果再把这个碗拿出来拍卖，最低估价一个亿。一个亿啊，曾经就摆在我的面前，让我捧了无数遍，那么多次机会我都没有把握住。但错过就没了，剩下的就是一个故事。

人生啊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让你满意，你想每一步都踩中点儿是不可能的。

我当年到香港，看见一个金器，喜欢得不行。这个金器，是古人系在马脸上的

装饰，叫“当卢”。打个比方，相当于今天那些豪车前面的车标。纯金打造，上面镂刻着花纹和神兽图案。要把这么大一块纯金扣在人脸上，挺狂的；但扣在马脸上，是周、秦、汉、唐时代的重要标志。

看到这个“当卢”是在香港的荷李活道。我说：“这个东西我太喜欢了。”卖家却说：“你喜欢不成了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卖了。”“卖了你给我看什么呀？这不拿我开涮吗？”

我问：“那人给钱了吗？”他说：“交了定金。”这就没辙了。

隔了两年，我去荷李活道，遇到那个卖家，又说起那只“当卢”。他说：“你买吗？当初那个人交了定金就再也没来。”我的机会来了。我说：“我能给你钱，但不能给当初他答应给的那个价。”他说：“凭什么便宜给你？”我说：“你去过菜市场吗？上午的菜就贵，放到下午就便宜，塌秧儿了嘛。”

于是，我把价格拦腰砍了一半，答应当时就给钱。那人想了想，仰天长叹道：

“可以……”这个纯金“当卢”现在收藏于观复博物馆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多东西不一定是你争来的，是有命数的。如果我当年死追，也没准儿能追来，但要花的代价太大。要相信缘分。我过去常借用古人的一句话说：“过我眼，即我有。”我看到了，就拥有了。知识、机遇，都是无形的财富。古人总结：“人生不如意事，十之八九。”一提这话，我儿子就说：“可我现在如意的事连一二也没有。”我说：“那是你不够成熟。生活中应该有很多能让你满足的地方，你浑然不觉。你总是盯住不可能满足你的那些东西，怅然若失。”

我们一定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。古人说：“群居不倚，独立不惧。”前半句的意思是，哪怕一屋子人，我也不倚靠谁，我自己能够生存，自己能够面对这个世界；后半句的意思是，屋子里就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也不害怕。这话是谁说的呢？苏轼。文豪就是文豪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点滴

脚印

□ 胡向明

商人运载货物经过一片松软的土地，车轮下陷，怎么拉也拉不出来。商人找来几个农夫，答应付给他们每人一些钱，请他们帮忙把货车拖上大路。

农夫们给货车前端套上绳子，每人各拽一根绳头，站成一排，向前拉车。众人拉了半天，货车始终没有驶离原地。

商人决定换一种方法，对他们说道：“依我看，应按你们出力的小大支付酬劳。”

众农夫都觉得这个办法好，就请商人在一旁监督。他们中有两个爱耍滑头的，用余光瞧着商人，故意把面部表情做得很夸张，以表示自己使出了最大的力气。真正卖力的农夫，头都埋在胸前，两腿蹬直，向前拉车……

货车终于驶出了这片松软的土地，停在大道上。农夫们前来讨要工钱，商人依照观测的结果，支付酬金给他们。得到钱的农夫都比较满意，唯有这两个耍滑头的只分到很少的一点钱。

他们质问商人：

“难道我的号子喊得不够响亮吗？”一个说。

“难道是我的表情不够扭曲？”另一个说。

“这些都表明我们使出了最大的力气。”两人一起说。

商人说道：“我没有注意你们的表情，也没有听你们的号子，我只注意你们留下的脚印。”

众人朝商人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凡是耍滑头的人的脚印都非常浅，就像正常走过一样；而那些真正卖力的农夫，脚印都深深地印在了土地上。

——摘自《真话与谎言》

门槛的界限

□ 陆其国

人生

丰子恺17岁时，曾经作为预科生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。在那里，他第一次见到了李叔同老师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，李先生时任他们的音乐老师。

丰子恺后来回忆道，当年他和同学们上李叔同先生的音乐课，“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：严肃，新鲜”。最初上音乐课时，预备铃声响过，以为先生总要迟到的同学们闹嚷着推门进入教室后，不由吃了一惊：只见身材高而瘦削的李叔同先生，身穿一袭整洁的黑布马褂，早已端坐在讲台上，讲桌上齐整地放着点名册、讲义，以及授课笔记和几支粉笔。而摆放在讲台一侧的教学用钢琴，布罩已取下，琴盖已打开，琴谱已摆好。还让同学们感到诧异的是，李叔同先生在身后两块可上下交替升降的黑板上，已把本节课所要讲授的要点及学生应掌握的内容，清清楚楚写好了板书。丰子恺说，“他们的唱声、喊声、笑声、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。接着是低着头，红着脸，去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”

后来上音乐课，上课铃响时，学生们早已端坐在各自座位上。“他（李叔同）站起身来，深深地一鞠躬，课就

开始了。”

一道门槛，为何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？原因无他，就是因为以门槛为界限，进入教室的学生一眼发现李先生端坐在讲台上。本来老师上课时端坐在讲台上再正常不过，而李叔同端坐在讲台上，会给人以“温而厉”的印象，想来不外是跨进教室这道门的李叔同，知道什么叫为人师表。你看，不等上课预备铃响，他早已做好预备工作，不仅取下钢琴布罩，打开琴盖，放好琴谱，连板书也提前写好。而他端坐时既透着威严，又充满爱的表情，更让人解读到他上课前的情绪酝酿，这就像一个出色的舞台剧演员，往往会在演出前早早来到后台，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开始酝酿情绪，以便一会儿上场后，更好地进入角色。这样的演员，也早已在心里“以门槛为界限”，知道自己跨入舞台这道门后的职责所在。而有无这样的“界限”意识，正是考量一个演员或教师出色与否的重要因素。显然，在丰子恺看来，正因为身为老师的李叔同先生有“以门槛为界限”的执念和自觉，也因此使学生们蓦地警觉到身为学生的应有作为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人缘

□ 林燕妮

文苑

人缘好并不需要多好的口才，也不需要乖巧，亦不需要总是满脸笑容，那些都是表面的讨好功夫而已，日子久了便不灵了。有些同事和朋友，话既不多，又不会见风使舵，笑容亦没有大赠送，人缘却特别好。无他，日久见人心，大家都能领会觉得到他们的诚恳。

有些人，良心是好的，却太过以自我为中心。开口闭口说的都是他个人的问题，他不开心，便要全人类都地惨天愁，食不下咽；他开心时，便要全人类都聆听他开心的前因后果，陪他一起开心。这种人，是肯帮助朋友的，不过单是应酬他的喜怒哀乐，已十分浪费时间，所以这种人的人缘不算顶好，也不奇怪。

亦有一些人，就是贪心，爱占小便宜，有免费饭便跟着去吃，不用邀请；看上了人家的小玩意儿便暗示想要，其实他要了也未必有用。朋友给了他亦未必有损失，只不过心里不舒服罢了。正如有位朋友说：“一切都像奉了旨似的便没意思了。”朋友之间车马轻裘与共，本是件温馨的事，但那要对方自动表示非与你分享不可才行。你若暗示，便大大失了共享的味道，贪便宜的人自然人缘不佳。

从表面来说，乖巧的人人缘好，不过从长远来看，没有什么胜得过良心好、诚恳、不自私、不贪便宜和不以自我为中心。现代社会的人是机灵的，表面上公关公关，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，知道谁才会是长久的真朋友。有些人表面冷漠，常被人误会是骄傲，其实他们是择友认真了一点，对友谊理想化了一点，除非不相交，相交必相知，有点执着，又有点害羞而已，心倒是一样热的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